

支那
藝文

佛祖綱目

三十二
卷全



C40
4514
(131)

C40-4514

了凡堂讀大藏經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榮塔院道南寺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十幾謹誌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二

陽字號

甲子

唐德宗興元元年

乙丑

貞元元年

乙酉

順宗永貞元年

丙戌

憲宗元和元年

辛丑

穆宗長慶元年

乙巳

敬宗寶曆元年

丁未

文宗太和元年

丙辰

改元

辛酉

武宗會昌元年

癸亥

唐武宗會昌三年止

甲子懷海禪師開法百丈

懷海既傳心印無何住洪州大雄山山號百丈道一
令人持書并誓三甕至海集眾上堂開書了拈拄杖
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眾無語海便
打破上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
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又曰汝等

先歎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
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
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
似但歎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
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
神通妙用又曰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
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
發心若一何住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苦
處亦同衆生受苦只是去住自錄不同衆生

○明瓚禪師說法衡嶽

明瓚卽懶殘執役衡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
號懶殘宰相李泌爲德宗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
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膺使者見
而笑令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
能致刺史將祭岳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峰隕巨
石當道橫臥修磴者以十牛輓之而又以數百人助
輓屹不動瓚笑曰無煩多力遂履石石盤旋而動聲
若震雷疾下路遂開人始神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群
瓚語衆僧曰爲爾盡驅彼授我簪衆以篋授瓚纔出
寺一虎遽銜瓚去而虎豹亦隨絕踪瓚嘗有歌曰兀

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
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
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飢
但知嚼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
愛福田饑來喫飢困來卽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
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卽去要住卽住身披一破衲
脚着娘生襪多言復多語繇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
無過且自度莫謗天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
何須受熏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
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

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
日高喫飯從頭律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卽不得不
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
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
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
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
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
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湛然法師入寂

天台宗

興元元年湛然將入滅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體生

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熟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而已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稱爲命世亞聖云

乙丑居士龐蘊叅希遷禪師

龐蘊字道玄襄陽人父任衡陽太守寓居城南蘊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建菴修行於宅西貞元初首謁希遷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遷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一日遷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

對曰若問蘊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遷曰知子恁麼方始問子蘊遂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遷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

○法常禪師住大梅

法常襄陽鄭氏子幼歲出家初叅道一問如何是佛一曰卽心是佛常卽大悟貞元初遂往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縛茅燕處示衆汝等諸人各自廻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惟了

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一常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曰作麼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僧回舉似一一曰梅子熟也

○惟儼禪師住藥山

惟儼自傳心印貞元初因憇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耶遂披蓑結菴纔庇跣

坐鄉人賁携飲食奔走而往儼曰吾無德於人何以勞人乎哉竝謝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晝夜若一後數歲而僧徒葺居僧室梁棟鱗差叅學之衆不可勝數示衆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嗔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又曰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

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

○靈默禪師住五洩

馬祖一法嗣

靈默初謁道一一接之因披剃受具次謁希遷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遷據坐默便行遷隨後召曰聞黎默回首遷曰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作什麼默於言下大悟遂拘折拄杖而棲止焉貞元初入天台住白沙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彫琢也無曰汝試下手看

寅馬祖道一傳法龐蘊

龐蘊至江西叅道一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一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一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蘊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悟後以舟盡載珍橐數萬沉之洞庭湘右捨宅爲寺自是生涯惟一葉蘊妻龐婆及一男一女女名靈照鬻竹器以供朝夕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一日蘊坐次問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蘊乃笑又一日蘊

冥坐薦地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曰易
易飢來啖飯困來睡照曰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
祖師意又一日賣簪籜下橋乞撲照見亦去身邊臥
蘊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爹倒地特來扶起蘊曰賴是
無人見一日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
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曇藏禪師隱居衡嶽

曇藏受心印於馬祖後謁石頭瑩然明徹貞元二年
遁衡嶽絕頂人罕叅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日
盛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藏乃撫掌三下

嘗養一靈犬夜經行次其犬銜藏衣藏卽歸方丈又
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勢詰旦東厨
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酸熾然侍者請避之
藏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
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
不見一夕有群盜至犬亦銜藏衣藏語盜曰茅舍有
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稽首而散
○隱士李源訪比丘圓澤

初安祿山陷東都李愔爲留守死之愔子源悲憤自
誓不仕不娶不食肉捨第爲慧林寺寺僧圓澤與源

厚善相率游襄眉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繇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汲水澤指而泣曰所不欲繇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下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吾以三生爲比丘習禪於湘西嶽麓寺有巨石源聞悲悔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果笑後如期至吳赴其約聞葛

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乃呼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居寺五十餘年卒年八十餘

○梁肅居士修天台止觀論成

梁肅自諫議入翰林深於台宗之學修天台止觀論建中五年甲子首事筆削三年貞元二年丙寅功畢著止觀統例畧曰夫止觀何爲也導萬化之理而復

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卽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賸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

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繇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卽三至三卽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繇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

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
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
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
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
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舉假則無法非假舉
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
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
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
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
旁礴萬劫而不違壽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

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寃其旨解脫自在莫大
極妙之德乎夫三諦成功者如此又曰噫止觀其救
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
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
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智者去世垂
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曰灌頂曰縉雲威曰
東陽小威曰左溪朗公曰荆溪然公左溪始弘解說
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

戊辰馬祖道一禪師示寂

南嶽讓
法嗣

道一入室弟子凡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

化無窮貞元四年正月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
一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
矣及歸遂示微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一曰
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跣趺入滅壽八十臘
六十元和八年追謚大寂塔曰大莊嚴

○懷海禪師傳法希運

希運閩縣人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身長七尺額有
圓珠後遊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舊相識熟視
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瀑漲捐笠植
杖而止其僧率運同渡運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

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運曰咄這自了漢
吾蚤知捏怪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
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扉
間曰太無厭生運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
而掩扉運異之進與語多所發藥須臾辭去嫗告曰
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道一已示滅遂往石門
謁塔時懷海廬於塔旁乃往叅海海問巍巍堂堂從
何方來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海曰巍巍堂堂當爲
何事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海深器之次日辭海海
曰甚處去曰禮拜馬大師去海曰馬大師已遷化了

撰述

也曰某甲特來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開示海遂舉再叅馬祖因緣運聞之不覺吐舌海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他日已後喪我兒孫海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甚有超師之見運便禮拜一日運問從上宗乘如何指示海良久運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海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運隨後入曰某甲特來海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不語通以從幼寡言故名因禮佛有禪

者問曰禮底是甚麼通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通無對至晚具威儀禮問禪者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耶通曰十夏禪者曰還會出家也未通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叅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懷海頓釋疑情

已崇信叅天王道悟禪師

道悟自馬祖印記後結茅荆門城外一日節使來訪悟不爲加禮因而發怒擒悟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嘆責聲遂哀毀設拜烟焰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表迎悟見悟在水都不濕衣益

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養有崇信者本渚官人氏少而英異其家賣餅卽住於寺巷嘗日以十餅饋悟悟受之每食畢輒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之頗曉玄旨因投悟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自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悟曰崇信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信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

信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信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信後住龍潭接德山

庚午
智常禪師開法歸宗

馬祖
法嗣

智常住廬山歸宗寺因目有重瞳用藥手按摩以致目眦俱赤世號赤眼歸宗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前物常有頌曰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

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嘖呻衆邪怖機鑒箭易及影沒手難覆弛張若弓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瞽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佛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常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曰是常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而已異日渤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常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曰這箇措大拳頭

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常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常一日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忽見一蛇常以鉏斷之座主曰久嚮歸宗到來祇見箇龕行沙門常曰你龕我龕主曰如何是龕常監起鉏頭主曰如何是細常作斬蛇勢主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常曰依而行之則且置你甚麼處見我斬蛇主無對

○石頭希遷禪師示寂

青原思
法嗣

希遷住石頭示衆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惟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

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
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貞
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示滅壽九十一臘六十三
潭州長髭曠初至曹溪禮塔回叅希遷遷問甚處
來曰嶺南來遷曰大庾嶺頭一舖功德成就也未曰
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遷曰莫要點眼麼曰便請遷
乃垂下一足曠禮拜遷曰汝見恁麼道理便禮拜曰
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後住長髭僧問不負
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曰有口不能言曰爲
甚麼口不能言曠乃頌曰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

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曰是第一
句是第二句曰不一不二曠曰見利忘錐猶目多在
僧禮拜曠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僧曰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曠放下盞子便歸方丈
辛未智藏禪師住西堂

貞元七年智藏住虔州西堂尚書李翱嘗問僧馬大
師有甚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
佛翱曰總過這邊翱却問藏馬大師有甚言教藏呼
李翱翱應諾藏曰鼓角動也有一俗士問藏有天堂
地獄否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曰有更有多問盡答

言有曰和尚怎麼道莫錯否藏曰汝曾見尊宿來耶
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
他道一切總無曰汝有妻否曰有曰徑山和尚有妻
否曰無藏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士禮謝而去

壬申徑山法欽禪師示寂

鶴林玄素法嗣

法欽自長安歸徑山久之刺史請居杭州龍興寺欽
遂往來其間不擇所止貞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示寂於龍興先期三日告衆曰當葬吾於南庭隙地
勿封勿樹恐妨僧徒之菜地壽九十二臘七十欽悲
願弘深見面聞名如子得毋故東至海岱西及隴蜀

南窮交廣北盡朔方學者莫不歸慕參承人皆目之
爲功德山至於天龍敬向異類皈依地產靈芝空雨
甘露聖燈夜現綵雲朝暉猛獸棲其旁衆禽集其室
白鷗烏鴉就掌而食有二白兔拜跪於杖屨間一雞
常隨聽法不食生類欽之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一麝
常依禪室不他遊欽滅亦三日而死

癸酉百丈懷海傳法靈祐

靈祐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剃染受具寃大小乘教嘗
遊方至國清寺與寒山拾得往松門夾道寒作虎吼
三聲祐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

麼祐又無對拾拈杖曰老兄喚這箇作什麼祐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貞元九年祐年二十三遊江西參懷海海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叅學之首一日侍立次海問誰對曰靈祐海曰汝撥爐中有火否祐撥之曰無火海躬起深撥得少火舉示曰汝道無這箇靈祐自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海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原自備足

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海入山作務海曰將得火來麼祐曰將得來海曰在甚麼處祐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海海曰如蟲禦木

乙亥無業禪師閱大藏

無業自傳馬祖心印後遂往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跡繇洛抵雍憇西明寺僧衆舉請充兩街大德業曰非吾本志也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真旦夕瞻奉業曰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

○普願禪師開法南泉

貞元十一年普願憩息池陽遂開法於南泉諸方目爲郢匠上堂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色界普現色身或不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又曰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着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

願初住菴時有一僧到菴願謂曰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做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做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臥願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願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願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普願禪師傳法從諗

從諗曹州郝鄉郝氏子童稚披剃未納戒便隨本師行脚抵池陽參普願本師先人事了諗方人事願在方丈內臥見諗來參便問近離甚處諗曰近離瑞像願曰還見立瑞像麼諗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

願乃起坐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諗曰有主沙彌願曰那箇是你主諗近前躬身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願乃喚維那曰此沙彌別處安排本師先歸諗遂畱叅一日問願如何是道願曰平常心是道諗曰還可趣向也無願曰擬向卽乖諗曰不擬爭知是道願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諗於言下大悟乃往嵩嶽納戒却返南泉一日願因東西兩堂爭猫兒提起猫兒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衆無對願便斬之諗自

外歸願舉前話且曰子作麼生諗脫草履安頭上而出願曰子若在却救得猫兒願嘗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諗曰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一日願示衆云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過麼諗禮拜而出時有僧隨問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諗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願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諗歸曹州省觀受業師親屬聞知咸欲來會諗聞曰俗塵愛網無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再見遂携餅錫徧歷諸方 景岑久依普願有投機偈曰今日

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愧好兒孫願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僧問岑同茶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岑岑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岑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岑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岑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岑示偈曰誰問山

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岑曰我無人繼嗣曰還叅學也無岑曰我目叅學曰師意何如岑示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牛角童岑後住長沙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爲宣州節度使時叅普願一日問曰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願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亘又謂願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願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又一日問曰弟子家內餅中養一鶩漸長大出餅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鶩和尚作何方便出得願召曰大夫亘

應諾願曰出也亘從此開解一日謂願曰弟子亦薄會佛法願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掛願曰猶是階下漢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日謂願曰肇法師也甚奇怪道萬物與我同根天地與我一體願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亘罔測亘辭歸宣城治所願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亘曰以智慧治民願曰恁麼卽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終南山師祖叅普願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曰與汝往來者是祖曰不往來者如何曰亦是祖曰如何是珠

願召師祖祖應諾願曰去汝不會我語祖從此信入
○寶積禪師說法盤山

寶積住盤山僧問如何是道積曰咄僧曰學人未領師旨積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又曰夫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亾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

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又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竝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又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慧寂叅應真禪師

慧寂韶州葉氏子九歲投不語通出家十四父母取

歸欲與婚媾寂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得披剃一日通令寂將床子來寂將到通曰却送本處著寂從之通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曰無物通曰這邊是甚麼物曰無物通召慧寂寂曰諾通曰去遊方謁應真真嘗謂寂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授寂寂接得一覽便燒却真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寂曰當時看過便燒却了也真曰吾此法門

無人能會惟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寂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真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寂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

○慧寂謁洪恩禪師

洪恩

馬祖法嗣

住中邑山慧寂自江陵受戒回往中邑謝

戒恩拍口作和聲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又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却退後立恩曰甚處得此三昧曰於曹溪印子上脫來恩曰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麼人曰接一宿覺寂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曰我於

馬大師處得此三昧寂曰如何得見佛性義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寂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着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恩下繩牀執寂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古寺和尚亦馬祖法嗣一日天然來經宿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寺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然然卽自盛粥喫行者曰五更侵蚤起更有夜行人然問

寺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寺曰淨地上不要點
汚人家男女然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癸未無業禪師住汾州西河

馬祖一法嗣

無業住清涼八年復南下至西河刺史董叔繹請住
開元精舍業曰吾緣在此矣繹是雨大法雨垂二十
載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
想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
二云何祖師西來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
如上代高僧竝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僧肇融叡等
豈得不知佛法耶業曰諸佛不會出世亦無一法與

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
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
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
會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又曰只如野逸高
人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
而不起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
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
利不干懷財寶不係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
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汨沒世
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嗟乎得人身者如

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敵生死乾慧未免輪回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心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飲膿血相似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是有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水凌上行劍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不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爍一遍了從

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廬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蟻蟻從頭又作蚊蟲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圖箇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覩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卽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迴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

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撈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

○盤山寶積禪師入寂

馬祖法嗣

寶積住幽州盤山將入滅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皆將所寫真呈積皆不契積意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積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積曰這漢何後掣風狂接人去在積乃奄化

○澄觀國師說心要

德宗誕節敕迎澄觀入內講華嚴宗旨講畢帝謂群臣曰國師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爲國師之號時順宗爲皇太子嘗問心要於觀觀答書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

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心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繇般若

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亾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交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路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像照而常空矣

○豐干寒山拾得示現天台

豐干不知何許人唐貞元初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

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唱道乘虎
出入衆僧驚畏無誰語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
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于相親寒居止唐興縣西七
十里寒巖以是得名拾因于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
問之云孤棄於此乃名拾得携至寺付庫院後庫僧
靈煇令知食堂香燈忽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食復於
聖僧前呼曰小果聲聞煇告尊宿等易令厨內滌器
常日齋畢澄瀝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卽負之而
去寒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
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厨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

噪望空嫚罵或云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
卽撫掌大笑一日問千古鏡不磨如何照燭曰冰壺
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
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作禮于謂寒曰汝
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卽非我同流曰
我不去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干汝去五臺作什
麼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干尋獨入五臺
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
不見後回天台而化寒因衆僧炙茄以茄串打僧背
一下僧回首寒持茄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寒

示傍僧曰你道這箇師僧費却多少鹽醬趙州到天
台行見牛跡寒曰上座還識牛麼此是五百羅漢遊
山州曰既是羅漢爲什麼作牛去寒曰蒼天蒼天州
呵呵大笑寒曰笑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寒曰這小
厮兒却有大人之作拾掃地寺主問姓箇什麼住在
何處拾置箒叉手而立主罔測寒搥胸曰蒼天蒼天
拾問汝作什麼寒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因作舞笑哭而出又於莊舍牧牛歌咏叫天曰我有
一珠埋在陰中無人別者衆僧說戒拾驅牛至倚門
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僧怒呵云

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
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呼前世僧名
牛卽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
遭此咎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護伽
藍神僧厨下食每每爲鳥所耗拾杖扶之曰汝食不
能護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於合寺僧曰拾得打我
詰旦說夢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
縣郡謂賢士遯迹菩薩應身號拾得賢士初間丘亂
將牧丹丘頭疾醫莫能愈遇一禪師名豐干言自天
台來謁使君告之病干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

除之應須淨水索器呪水喫之立愈亂異之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于曰記謁文殊普賢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亂到任三日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址在經藏後今閒無人矣寒山拾得尚處僧厨亂入于房止見虎跡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負春供僧閑則諷詠入厨尋訪寒拾見於竈前向火撫掌大笑亂致拜二人連聲呵叱把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邇相驚

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亂公逐之惡走而去即歸寒巖亂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亂遂歸郡製淨衣二對及香藥等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見寒山子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巖石縫中且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迹沉無所後有僧采薪南峰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僧持錫入巖挑鎖子骨曰取拾得舍利乃知入滅於此因號巖爲拾得亂令道翹尋訪遺跡於林間葉上得寒山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

數十首題土地堂石壁間纂集成卷

○曇晟叅惟儼禪師

曇晟建昌王氏子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服少出家叅懷海二十年因緣不契後叅惟儼儼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儼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我有一句百味具足儼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晟無對儼曰爭柰目前生死何曰目前無生死儼曰在百丈多少時曰二十年儼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儼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儼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儼曰何不蚤甚麼道今日因于得見海兄晟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宗智叅惟儼禪師

宗智海昏張氏子自幼出家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惟儼問曰子去何處去來曰遊山來儼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游魚忙不徹一日儼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智出曰相隨來也僧問儼一句子如何說儼曰非言說

智曰蚤言說了也智離藥山見普願願問闍黎名甚麼曰宗智願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曰切忌道著願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智與曇晟在後架把鍼願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智便抽身入僧堂願歸方丈智又來把鍼晟曰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智曰你不妨伶俐晟不荅却問願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曇晟不會乞師指示願曰他却是異類中行曰如何是異類中行願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晟亦不會智知

晟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儼問汝回何速晟曰只爲因緣不契儼曰有何因緣晟舉前話儼曰子作麼生會晟無對儼大笑晟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儼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曰曇晟特爲此事歸來儼曰且去晟便出智在方丈外聞晟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晟曰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曰和尚不與我說智便低頭

○高沙彌叅惟儼禪師

高沙彌叅惟儼儼問甚處來曰南嶽來儼曰何處去曰江陵受戒去儼曰受戒圖甚麼曰圖免生死儼曰

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高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儼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高禮拜而退宗智來侍立儼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智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儼上堂召蚤來沙彌在甚麼處高出衆立儼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曰我國晏然儼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儼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不得曰不道他不得只是不肯承當儼顧智曰不信道一日辭儼儼問甚處去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儼曰生死事大何不

戒去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儼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一日自外歸值雨儼曰你來也曰是儼曰可煞濕曰不打這箇鼓笛曇晟曰皮也無打甚麼鼓宗智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儼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西乙佛光如滿禪師說法王宮

如滿住京洛唐順宗問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滿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

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嘗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河東裴氏畜鸚鵡常念佛過午不食時或教之念則默然或謂之不念卽唱阿彌陀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篳臨終告曰將西歸

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一擊一稱阿彌陀佛十擊而十念成氣絕火焚得舍利十餘粒炯然耀目

丙戌惟則禪師說法佛窟

牛頭忠法嗣

惟則京兆人姓長孫氏初謁慧忠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法席漸盛始名其巖爲佛窟一日示衆曰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弟子雲居智嗣其法嘗有華嚴院僧

繼宗問智見性成佛其義云何智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明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宗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曰見無所見宗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曰見處亦無宗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曰無有能見者宗曰究竟其理如何智曰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恒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宗曰此性徧一切處否曰無一處不徧宗曰凡夫具否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

而不具乎宗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智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識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宗曰若如是卽有能了不能了人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宗曰至理如何曰我今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智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是

大病作不棲止解亦是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天然禪師行化洛京

元和元年天然至洛京與伏牛爲友一日於慧林寺遇天大寒然取木佛燒火向之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然以杖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得有舍利然曰旣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丁亥大義禪師說法麟德殿

大義住信州鷺湖山嘗垂戒曰莫只忘形與死心此

箇難醫病最深又曰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又曰睽却眼今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又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元和二年憲宗詔迎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柰何義却問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

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義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去尸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義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義曰不離陛下所問

○天皇寺道悟禪師入寂

石頭遷法嗣

道悟隱居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寺火廢僧靈鑒者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

悟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元和二年四月悟患背痛大衆問疾悟驀召典座近前問曰會麼曰不會悟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法嗣三世曰慧真曰幽閑曰文賁協律卽符載撰碑

子懷暉禪師住章敬寺

馬祖一法嗣

懷暉同安謝氏子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元和三年詔居京兆章敬寺學者每湊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彈書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

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

○靈祐禪師開法瀉山

初司馬頭陀造百丈謂懷海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此山奇絕宜集法侶爲大道場時靈祐爲典座陀一見卽曰此正瀉山主也是夜海召祐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首座善覺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海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汝住持卽指淨瓶問曰

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覺曰不可喚作水掬也海不肯乃問祐祐踢倒淨瓶便出海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遂遣祐往瀉山是山峭絕巖無人烟經五七載忽自念言道在接物利生獨居非是乃行至山口見虎豹豺狼交橫於道祐曰汝等不用攔吾行路我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兄爾腹言訖蟲虎四散祐回菴未及一載懶安同數僧從百丈所來曰安與和尚作典座俟衆至五百乃解務於是衲子環集上堂夫人道人心之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

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祐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单刀直

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靈祐禪師傳法慧寂

慧寂到鴻山叅靈祐祐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寂曰有主祐曰主在甚麼處寂從西過東立祐異之寂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醅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寂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一日祐謂寂曰汝須獨自迴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寂曰若教慧寂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祐曰無圓位處原是汝

作解處未離心境在寂曰旣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祐曰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寂曰是祐曰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原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一日祐索門人呈語乃云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鑒弘上呈語曰不辭出來那箇人無眼祐不肯寂凡三度呈語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祐曰細如毫末冷似水霜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祐曰祇滯聲聞方外楊第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祐曰此語正也我是爾不是蚤立像了也寂曰慧寂精神昏昧拙於祇對未審和尚於

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祐曰我於百丈和尚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寂於是禮拜寂一日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寂遂就坐有一尊者曰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寂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祐祐曰子已入聖位寂便禮拜一日祐坐次寂從方丈前過祐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啐痛棒始得寂曰卽今事作麼生祐曰合取兩片皮寂曰此恩難報祐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邁寂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祐曰子向

甚麼處見寂曰不道見祇是無別祐曰始終作家一日祐問寂曰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寂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召曰闍黎僧回首寂曰和尚這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靈祐禪師傳法智閑

智閑青州人徧參諸方在百丈時性識聰敏衆禪不得洎百丈遷化遂參靈祐祐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閑被問直得茫

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克飢屢乞祐說破祐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閑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祐直過南陽觀慧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一日某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客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

道者咸言上上機祐聞得謂慧寂曰此子徹也寂曰
此是心機意識著迷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寂後見
閑謂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閑舉前
頌寂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閑
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
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寂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
未夢見在閑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
喚沙彌寂乃報祐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一日
同寂侍立次祐曰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人人得
箇解脫路寂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祐顧閑曰寂子

借問何不答伊閑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智閑却有
箇祇對處祐日子作麼祇對閑珍重便出祐問寂曰
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寂曰不契祐日子又
作麼生寂亦珍重出去祐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
日祐睡次寂來問訊祐便回面向壁寂曰和尚何得
如此祐乃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寂取
一盆水與祐洗面少頃閑亦來問訊祐曰我適來得
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閑乃點一椀茶
來祐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閑後住鄂州香巖

此惟寬禪師佳興善寺

惟寬衢州祝氏子十三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叅馬祖得心要行化於吳越至鄱陽山神受戒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淮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旣無分別何以修心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曰

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寬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寬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白居易字樂天官中大夫太子少傅捨宅爲香山寺因號香山居士久叅佛光如滿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戒復受凝禪師八漸之目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居易曰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

之謂之八漸偈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二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三真若不滅妄卽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四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五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六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七通力非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八捨衆苦旣濟大悲亦捨苦旣非真悲亦是假是故

衆生實無度者得不學空門法老病何緣了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夭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置心如止水視身如浮雲抖擻垢穢永度脫生死輪胡爲戀此苦不去猶逡巡迴念發弘願願此見在身但受過去報不結將來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悲憂根亦曾登玉陛舉錯多紕謬至今金闕籍名姓獨遺漏亦曾燒大藥消息乖火侯至今殘丹砂乾枯不成就行藏事兩失憂惱心交闢化作顛顛翁拋身在荒陬坐看老病逼須得醫王救惟有不二門其間無天壽儒教重禮法道家養神氣

重禮足滋彰養神多避忌不如學禪定中有甚深味
曠廓了如空澄凝勝於睡屏除默然念銷盡悠悠思
春無傷春心秋無感秋淚坐成真諦樂如受空王賜
既得脫塵勞兼應離慚愧但要前程減何妨外相
同雖過酒肆上不離道場中絃管聲非實花鈿色自
空何人知此義惟有淨名翁

庚寅于頔居士叅道通禪師

道通嗣法馬祖住唐州紫玉山于頔問如何是黑風
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通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
麼事作麼頔當時失色通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

刹鬼國頔聞信受又問佛法至理乞師一言通曰佛
法至理須去其情理頔曰便請和尚去其情理通曰
便請問來頔曰如何是佛通喚相公頔應諾通曰更
莫別求頔字允元代人

○于頔居士叅惟儼禪師

惟儼聞道通答于頔問佛話乃曰噫可惜于家漢生
埋向紫玉山中頔聞卽謁儼儼問曰聞相公在紫玉
山中大作佛事是否頔曰不敢承聞有語相救今日
特來曰有疑但問頔曰如何是佛儼召于頔頔應諾
儼曰是甚麼頔於此有省盧士衍字源一登仕籍

左官建州遇異人密授心契冥失所在其子積歲窮索無所得元和中元微之拜張中丞於湘潭適士行在座卽日詣所舍東寺一見相笑盡得本末元贈以詩云盧師深話出家繇剃盡心花始剃頭馬哭青山別車匿鵲飛螺髻見羅睺還來舊日經行處似隔前身夢寐遊爲向八龍兄弟說他生緣會此生休

○惟儼禪師傳法德誠

德誠叅惟儼儼問曰汝名什麼曰名德誠儼曰德誠又成得什麼誠曰家園喪盡渾無路儼曰德誠聾誠擬對儼以手掩誠口誠因有省遽云噯儼曰子作什

麼誠曰陋質不堪紅粉施儼曰子以後上無片瓦下無錘地大闡吾宗自此韶光衆底

○李翱居士叅惟儼禪師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刺朗州慕惟儼道風入山躬謁儼執經卷不顧翱拂袖曰見面不如聞名儼呼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翱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儼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儼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翱欣然答以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儼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翱罔測儼曰太守欲

撰述

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嶺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卯麗蘊居士寓襄陽鹿門

麗蘊自傳心印機如掣電諸方憚之嘗謁惟儼儼問一乘法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儼曰只了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這箇事麼儼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蘊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儼曰老僧住持事繁蘊珍重便出儼曰拈一放一是老僧蘊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儼曰是是蘊盤桓旣久遂辭儼儼命十禪客相送時值雪下蘊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

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蘊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蘊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去在全曰居士作麼生蘊又打一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元和初蘊方寓襄陽棲止巖竇時州牧于頔得蘊篇深加慕異乃伺便就謁如宿善友往來無間蘊嘗有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祇箇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又曰莫求佛兮莫求人但自心裏莫貪嗔貪嗔癡病前顛盡便是如來的的親內無垢兮外無塵中間豁達無

關津神無障礙居三界恰似瑠璃處日輪又曰心王
若解依真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心不流夜
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幽玄到此地
又迷時愛欲心如火心開悟理火成灰灰火本來同
一體當知妄盡卽如來又十方同一等此是真如等
裏有無量壽本來無名字凡夫不入理心緣世上事
乞錢買瓦木蓋他虛空地却被六賊驅背却真如智
終日受艱辛妄想圖名利如此學道人累劫終不至
又讀經須解義解義始修行若能依義學卽入涅槃
城讀經不解義多見不如盲緣文廣占地心牛不肯

耕田田總是草稻從何處生又心王不了事遮莫回
名山縱令見佛像實以不相關猿猴見水月捉月始
知難又說事滿天下入理實無多常被有爲縛何日
見彌陀又無求勝禮佛知足勝持齋本自無薪火何
勞更拾柴又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
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

甲午慧寂叅如會禪師

如會始興曲江人

法嗣馬祖

住湖南東寺常惠門徒誦祖
卽心卽佛之談不已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
師而曰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

撰述

矣爾方刻舟一日慧寂來叅會問汝是甚處人曰廣南人會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會曰此珠如何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會曰還將得來也無曰將得來會曰何不呈似老僧寂叉手近前曰昨到馮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會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寂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會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寂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會歸方丈閉却門寂歸舉似靈祐祐曰寂子是甚麼心行寂曰不恁麼爭識得他

○隱峰禪師論山

隱峰到馮山於上板頭解放衣鉢靈祐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峰見來便作臥勢祐便歸方丈峰乃發去少間祐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祐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祐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百丈懷海禪師示寂馬祖一法嗣

懷海住百丈以禪宗肇自少室乃至曹溪多寄居律寺說法住持未有規度遂嘆曰若欲祖道傳布不泯者豈當與諸小乘教爲隨行耶於是創立禪居凡具道服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旣爲化主卽處方丈不立佛殿惟樹法堂學衆無多寡盡入僧中依夏次

安排設長連床臥必斜枕床屑右脇吉祥而睡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衆均徧行普請法置十務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清衆并別致喧撓之事卽維那簡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卽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以示耻辱海雖臘高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海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徧求不獲則亦不食故有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示寂壽九十五勅謚大智塔曰大寶勝輪

丙申道林禪師傳法會通

道林自傳法欽心印還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林振錫而入韶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林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其側自然馴狎亦目爲鵲巢和尚有六宮使吳元卿者杭州人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宮見花卉敷榮賞玩徘徊條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

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卿猛省志脫塵俗哀懇於帝遂得還家因韜光謁林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二特爲出家故而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林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卿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林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卿曰理雖如是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光勸曰官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度之林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

安般三昧忽一日欲辭遊方林問汝將何往曰會通

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林曰

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林

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

云通後住招賢武宗廢教入山深遯莫知所終

○隱峰禪師入寂

馬祖一法嗣

隱峰邵武軍鄧氏子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屢叅馬祖石頭法席嘗問希遷如何得合道去遷曰我亦不合道峯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耶遷刻草次峰在左側叉手而立遷飛刻子向峰前刻一株草峰曰和

尚祇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遷提起剗子峰接得便作剗草勢遷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峰無對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兩軍交鋒未決勝負峰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聞心頓息峰旣顯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峰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嘆無已峰有妹爲尼時亦在

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儼然而踣遂就閻維收舍利建塔

丁酉觀世音菩薩示現陝西

是時佛法大行獨陝右習騎射喜戰鬪茂聞三寶之名元和丁酉金沙灘上有美艷女子挈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所歸然不好世財但得聰明賢善男子能誦我所持經則願以身事遂授普門品約一夕便誦徹明旦誦徹者二十餘輩女曰一身豈堪配若等耶可更別誦遂易以金剛經明旦誦徹者猶十數更授法華經七卷約三日

誦徹至期惟馬氏子能女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
父母具媒灼娉禮然後成姻蓋生人大節豈同猥巷
苟合者乎馬氏如約具禮迎至其家甫入門女曰適
體中不佳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如其言
安置別室客未散而女命終已而壞爛馬氏無如之
何遂卜地塋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容貌古野仗
錫來謁自謂向女子之親馬氏引至塋所隨觀者甚
衆老僧以錫杖撥開見其尸以化惟金鎖子骨存焉
就河浴之挑骨於錫上高聲呼曰大衆此聖者憫汝
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教化汝耳宜思善因免墮苦

海言訖飛空而去大衆見之無不悲泣瞻拜自是陝

右奉佛者衆時謂觀音大士化身

○惟寬禪師入寂

馬祖一
法嗣

惟寬住京兆興善寺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
法訖遂歸寂勅謚大徹

戊鵝湖山大義禪師入寂

馬祖一
法嗣

大義住鵝湖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示寂壽七十四
謚慧覺塔曰見性義衢州須江人姓徐氏

○五洩山靈默禪師入寂

馬祖一
法嗣

靈默住五洩元和戊戌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

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
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
真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
處去默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默曰非眼所覩言
畢奄然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一默毘陵宣氏子

○天王寺道悟禪師入寂

馬祖一
法嗣

道悟住荆南城中府西天王寺號天王師居常自稱
云快活快活元和戊戌四月初示疾十三日口稱苦
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
使拋入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悟舉枕头

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擲下枕头而逝
年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龍潭崇信信傳德山
戶部侍郎丘玄素撰碑

已亥韓愈叅寶通禪師

初唐憲宗聞鳳翔府法雲寺護國真身塔有佛指骨
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遂於元
和十四年正月遣中使帥僧衆往迎至京留禁中供
養三日五色光現百僚稱賀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
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
帝大怒將抵極刑宰相裴度崔群皆爲哀請遂貶潮

州刺史到郡之初上表勸帝東封泰山久而無報鬱鬱不樂聞郡有禪師寶通道德名重以書招之三請而至見通言論超勝愈已心折畱數十日或入定數日方起愈益敬焉通辭去愈因祀神海上乃登靈山造通之廬問曰弟子軍州事煩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通良久愈罔措時義忠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通曰作麼忠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愈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乃於侍者處得箇入路又一日相訪問通春秋多少通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通曰晝夜一百八愈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

問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通理前問通亦叩齒三下愈曰元來佛法無兩般通曰見何道理愈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通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通便打趲出院秋八月帝與宰臣語次因及愈有可憐者遂授袁州刺史復造通廬畱衣二襲而別漳州三平義忠初叅石鞏慧藏藏嘗張弓架箭接機忠詰法席藏曰看箭忠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藏彈弓弦三下忠乃禮拜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拘折弓箭後叅寶通舉前話通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忠

無對通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忠曰不用
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通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忠曰猶
是指東劃西通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忠作禮
通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孟簡字幾道平昌
人舉進士官尚書素好佛嘗答韓愈書曰來示積善
積惡殃慶自以類至此釋氏辨之精詳昔者迦文爲
大士言六度爲中根言十二因緣爲小根言四聖諦
又言依法不依人不過大明積惡之根源覈天下神
道報應之微細皎然言善惡之異路使人人自畏惡
修善柰何以愚人下里翁媼之情見待之耶

庚子陽岐山甄叔禪師入寂

馬祖一法嗣

甄叔住陽岐四十餘年示衆群靈一源假名爲佛體
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
湧心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
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及合塵勞於陰界中妄
自囚執元和庚子正月歸寂茶毘獲舍利七百粒

○天然禪師住丹霞山

元和庚子春天然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
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菴奉事三年間學
者至盈三百上堂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衆禪問

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若識得釋迦只這凡夫是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又曰佛之一字永不喜聞

辛丑希運禪師開法黃檗山

長慶元年希運住黃檗開堂說法一日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起之大衆不散運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總是如此容易

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旣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運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又曰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楨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

也還知麼。慙須努力。切莫容易。

王寅汾州無業禪師入寂。

馬祖一法嗣

無業住汾州唐憲宗屢遣使徵召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思一瞻禮。長慶二年命兩街僧錄靈阜齋詔迎業赴闕。早至宣詔畢作禮而言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却也。業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情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爲不了。故卽被境界一爲惑。惑流轉不窮。汝等

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茶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阜回奏其事。帝欽嘆久之。勅謚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宣鑒叅崇信禪師

宣鑒劍南周氏子。蚤歲出家。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嘗講金剛經時。謂之周金剛。後聞南方禪席頗盛。鑒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

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搜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什麼文字鑒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鑒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鑒無語婆遂指令去叅崇信鑒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信於屏風後引身曰子親到龍潭鑒無語遂棲止焉

○白居易居士叅道林禪師

白居易出守杭州長慶二年因入山謁道林見林棲止巢上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林曰太守危險尤甚居易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林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居易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林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林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居易又以偈問曰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叩禪翁爲當夢是浮生事爲復浮生是夢中林答曰來時無跡去無踪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

夢中居易作禮而退

○希運禪師傳法道明

道明江南陳氏之後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秀出人表因入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尋旨於希運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居開元恒織蒲鞋資以養母故復有陳蒲鞋之稱巢寇入境明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捨城而去

癸卯
崇信禪師傳法宣鑒

宣鑒叅崇信一夕侍立次信曰更深何不去鑒便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曰門外黑信點紙燭度與鑒鑒擬接信便吹滅鑒豁然大悟便禮拜信曰子見箇甚麼鑒曰某甲從今後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信陞座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鑒遂取疏鈔於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東寺如會禪師入寂

馬祖一法嗣

如會住湖南東寺學徒甚衆僧堂床榻爲之陷折時

稱折床會相國崔群出爲湖南觀察使見會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時會方病眼群曰旣云見性其柰眼何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群稽首謝之長慶三年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謚傳明塔曰永際

○宣鑒謁靈祐禪師

宣鑒禮辭崇信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顧東從東顧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靈祐坐次殊不顧盼鑒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祐擬取拂子鑒便喝拂袖而出祐至晚問首座今日新

到僧何在座曰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祐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甲辰鳥窠道林禪師入寂徑山欽法嗣

道林棲止鳥窠名聞諸方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四臘六十三

○丹霞天然禪師入寂石頭遷法嗣

天然住丹霞有僧到叅於山下見然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然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只這箇便是麼然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頂笠策杖受屨垂

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勅謚智通塔號妙覺

○神贊禪師住古靈

神贊福州人於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贊曰竝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贊去垢贊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贊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贊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

前後見汝發言異常贊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贊說法贊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贊後住本州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贊曰汝等靜聽莫別思雜衆皆側聆贊儼然順寂

丙午希運禪師傳法義玄

義玄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

便慕禪宗初在黃檗希運會下行業純一時道明爲第一座問玄曰上座在此多少時曰三年明曰曾叅問否曰不曾叅問不知問箇甚麼明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玄便去問聲未絕運便打玄下來明曰問話作麼生曰義玄問聲未絕和尚便打玄不曉明曰但更去問玄又問運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乃謂明曰蚤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明曰汝若去須辭和尚玄禮拜退明先到運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願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

覆蔭天下人去在玄來曰辭運運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汝說玄到大愚愚曰甚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玄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屎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玄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玄乃辭回黃檗運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玄曰祇爲老

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運問甚處去來玄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運曰大愚有何言句玄舉前話運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玄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與運一掌運曰這風顛漢來這裏將虎鬚玄便喝運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

○圭峰宗密禪師至京

宗密果州何氏子髫鬣通明儒典弱冠將赴舉見道圓遽落髮受具一日讀圓覺經感悟涕泣圓曰此佛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因令徧叅謁荆南惟忠忠曰傳教人也復謁洛陽神照照曰菩薩中人也抵

襄陽得清涼澄觀華嚴疏於病僧處夙未經目卽爲衆講說聽者雲集遂詣觀執弟子禮觀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密預觀室日臻玄奧住鄆縣草堂未幾住終南圭峰太和年間徵至都天子而下悉歸慕叅扣相國裴休獨稱入室

丁善信禪師入寂

馬祖一法嗣

善信隆興張氏子叅馬祖密契心要寶曆二年居隨州太湖山側時當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以祈湖龍信見而悲之曰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信卽入山北之巖穴宴坐冥禱雷

撰述

佛前集卷三十一

雨大作數月武陵迹而求之信方在定遂施其山興建精舍丁未五月二十九日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償汝可享我肉卽引刀截右膝復截左膝門人奔持其刀白液涌流儼然入寂

戊申良价叅普願禪師

良价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門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經言無其師駭然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禮靈默拔剝年二十一受具戒遊方路逢二婆擔水价索水飲婆曰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

幾塵价曰不具諸塵婆曰去毋汚我水擔遂首謁普願值馬祖諱展修齋願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价出曰待有伴卽來願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价曰和尚莫壓良爲賤

○良价叅龍山

良价與僧密行脚見溪流葉葉价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葉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一老僧羸形異貌价與密放下行李問訊老僧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价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曰我不從雲水來价曰和尚住此山多少

時耶曰春秋不涉价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曰不知价曰爲甚麼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价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价曰如何是賓中主曰長年不出户价曰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价曰賓主相見有何說曰清風拂白月价辭退老僧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

如老僧卽龍山受心印於馬祖又稱隱山

○藥山惟儼禪師入寂

石頭遷法嗣

惟儼嘗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嶺大笑李翱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戊申十二月六日臨示寂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儼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遂告寂壽八十四臘六十敕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希運禪師記荊義玄

義玄在黃檗一日栽松次希運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玄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鑊頭墜地三下運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玄又墜地三下噓一噓運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一日爲運馳書到潞山時慧寂作知客接待書便問這箇是黃檗底那箇是專使底玄便掌寂約住曰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靈祐未幾辭祐歸寂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箇住處玄曰豈有與麼事寂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只是有頭無

尾有始無終

懸記普化玄後到鎮州化已在彼玄出世化實贊之

一日玄坐半

夏忽上黃檗山見運看經玄曰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運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玄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運便打趲令去玄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運運曰甚處去玄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運便打玄約住與一掌運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玄曰侍者將火來運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已善會叅德誠禪師

德誠蜀東武信人得法後謂宗智曇晟曰公等各據

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踈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日知我所止之處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或堪琢磨將授平生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嘉禾上一小舟常泛吳江朱涇日以綸釣舞棹隨緣而度以接往來時人號爲船子和尚一日泊舟岸邊閑坐有官人問曰如何是日用事誠豎起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誠曰撥棹清波金鱗罕遇又杏山洪嘗問誠曰如何是道誠曰一亘晴空絕點雲十分清澹廓如秋洪曰恁麼則溢目自全彰清波無透露誠曰霜天月白江澄練堪笑遊魚常自迷洪不辨

誠舞棹撥船而去有善會者廣州廖氏子初叅石樓住京口鶴林一日宗智到鶴林遇其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會曰法身無相問如何是法眼會曰法眼無瑕智不覺失笑會遙見便下座問智曰適來答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不惜慈悲望爲說破智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在某終不爲說可往華亭朱涇船子和尚處去會曰此人如何智曰此人上無片瓦蓋頭下無錐地容足若去當須易服會乃依教直造朱涇誠便問大德住某寺會曰寺則不住住則不似誠曰不似又不似箇甚麼曰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誠曰甚麼處學得來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誠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誠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會擬對誠以橈劈口打會落水纔出水誠又曰道道會擬開口誠又打會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誠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會曰拋輪擲鈎師意如何誠曰絲懸綠水之中浮定有無之意會曰語帶玄而無路舌欲談而不談誠曰鈎盡江波金鱗始遇會乃掩耳誠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汝今已得他

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無令斷絕會乃辭行頻頻回顧誠遂喚會闍黎會回首誠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逝咸通十年僧藏暉依覆舟岸側建寺

○慶諸禪師住石霜

慶諸廬陵陳氏子生而神俊標致閑暇年十三游南昌西山師事紹鑾十年如一日乃剃髮受具時洛下毘尼之學盛諸睨視講習良久而去有勸之者諸不答聞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瀉山時靈祐席下萬指諸願籍名役作勤勞杵臼間一日篩米次祐曰施主

米莫拋撒諸曰不拋撒祐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諸無對祐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諸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祐呵呵大笑歸方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叅宗智問如何是觸目菩提智喚沙彌沙彌應諾智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諸汝適來問甚麼諸擬舉智便起去諸於是悟其肯住二夏出世潭州石霜山

○曇晟禪師傳法良价

良价叅靈祐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

某甲未究其微祐曰闍黎莫記得麼曰記得祐曰汝試舉一徧看价遂舉祐曰我這裏亦有只是罕遇其人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祐豎起拂子曰會麼曰不會請和尚說祐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祐曰此去豐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曰未審此人如何祐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肯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价遂辭祐徑造雲巖叅曇晟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

得聞晟曰無情得聞曰和尚還聞否晟曰我若聞汝
卽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爲甚麼不聞晟豎起拂子
曰還聞麼曰不聞晟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
說法乎曰無情說法該何教典晟曰豈不見彌陀經
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於此有省乃述偈曰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方得知价問晟某甲有餘習未盡晟曰汝
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晟曰還歡喜也未曰歡
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价遂辭晟晟
曰甚麼處去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晟曰莫湖南去

曰無曰莫歸鄉去曰無晟曰蚤晚却回曰待和尚有
住處卽來晟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曰難得不相見
臨行又問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
如何祇對晟良久曰祇這是价乃沉吟晟曰价閣黎
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价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
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
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
會方得契如如

惟政禪師住聖壽寺

惟政平原周氏子叅嵩山普寂得受心印遂入太乙

山中學者盈室太和五年文宗嗜蛤蜊蚶沿海官吏先時遞進疲於供給一日御饌中有劈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梵相具足卽貯以金_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群臣此何祥也或對太乙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遂詔至京問焉政曰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觀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非常之事朕安不信政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

殊休因留政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住聖壽寺

癸丑 普岸禪師結菴平田

普岸漢東蔡氏子得法於百丈太和中謂衆曰吾山水之游未厭諸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曾止華頂石梁智者降魔將遊之也自襄陽遷迤從沃州天姥入天台西門得平川谷中一大舍峯名平田結茅居之未幾見虎孔子瞪目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貧道聞此山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越勿相驚撓經宿虎領子而去癸丑衆力營構丈室成平田院示衆大道虛曠惟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

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

甲寅

南泉普願禪師示寂

馬祖一法嗣

普願將順世首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願乃示寂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

卯乙

長沙景岑答話

普願化後僧問景岑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曰要騎卽

騎要下卽下又慧然令秀上座問岑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岑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岑亦默然秀回舉似然然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然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岑亦默然

○道吾宗智禪師入寂

藥山儼法嗣

慶諸住石霜宗智將化以諸爲正傳棄其衆從諸諸

迎居正寢行必掖坐必侍太和九年九月智示疾有苦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諸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智曰賢哉賢哉僧衆慰問智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丙辰仲興叅慶諸禪師

仲興初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宗智智提起盞曰是邪是正興叉手近前目視智智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曰某甲不恁麼道智曰汝作麼生興奪盞子提

起曰是邪是正智曰汝不虛爲吾侍者興便禮拜一日侍智往檀越家弔慰興拊棺曰生耶死耶智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爲甚麼不道智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興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興便打智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興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旣沒惟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謁慶諸諸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

來興曰祇在村院寄足諸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興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諸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興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諸設齋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諸曰作麼興曰覓先師靈骨諸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興曰正好著力諸曰這裏鍼劄不入著甚麼力興持鉢肩上便出

○大達法師端甫入寂

端甫姓趙氏秦人初母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卽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曰晝入室摩頂曰必

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十歲出家十七受具傳涅槃惟識大義於素法師復夢梵僧告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叢括川注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德宗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復詔侍皇太子順宗親之若昆弟憲宗數幸其寺常承顧問於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事講惟識等經論凡一百六十座日持諸部十餘萬徧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開成元年六月一日向西右脇而滅尊容若生異香彌鬱遺命茶毘得舍利三百餘

粒賜謚大達塔曰玄秘

丁巳利蹤禪師住子湖

利蹤澶州周氏子出家後入南泉之室抵衢州馬蹄山結茅宴處開成二年邑人施山下子湖創院以居蹤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又示衆天上人間輪迴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真如中有些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他古人只見道箇卽心是佛卽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效他行取仁者可煞分

明竝無叅雜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又曰汝等苦死向人前討些子聲色唇吻作麼譬如圓鏡男來男現女來女現乃至僧俗青黃山河萬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被男女青黃山河萬類等礙汝光明若識鏡去乃至青黃男女大地山河有想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情生天堂地獄咸於一鏡中悉得其分劑長短劫數若色若空竝能了之更非他物大衆光陰箭速莫漫悠悠大事因緣決須了取

戊午清涼澄觀國師示寂

華嚴宗

開成三年三月六日澄觀將示寂謂門人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嘆復質無行古人耻之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真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年一百二十臘八十三奉全身塔於終南山名曰妙覺後有梵僧至闕稱於慈嶺見金甲神凌空而過呪止問之答曰我文殊堂神也取華嚴菩薩大牙歸供養耳有旨啓塔容貌如生而失二牙闍維舌根不壞如紅蓮色舍利光明瑩潤觀生歷九朝爲七帝門師

辛酉 宗密禪師入寂

宗密住終南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安坐而逝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茶毘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

○惟政禪師隱居終南山

惟政住聖壽後忽入終南山人間故政曰吾避仇矣

○楚南禪師隱居林谷

楚南福州張氏子髫年出家旣冠落髮受具往上都聽淨名經雖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道楷楷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南乃禮辭往叅希運

運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卽今豈是有耶
運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南曰非今古運曰吾之法
眼已在汝躬南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武
宗廢教南遂深窻林谷

○雲巖曇晟禪師入寂

藥山嚴
法嗣

院主遊石室回曇晟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甚麼
便回主無對良价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晟曰汝
更去作甚麼价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會昌元年十
月二十六日晟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
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入寂茶毘得舍利一千餘

粒瘞於石室勅謚無住塔曰淨勝

○大梅法常禪師入寂

馬祖一
法嗣

法常住大梅龐蘊欲驗常特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
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常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蘊
曰百雜碎常伸手曰還我核子來蘊便休去善會行
脚時一日與定山神英同行言話次英曰生死中無
佛卽無生死會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兩人互
相不肯同上大梅見常會便舉問常曰未審二人見
處那箇較親常曰一親一疎會復問那箇親常曰且
去明日來會明日再上問常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時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爲神仙置藥之所一夕常夢有神人告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亦可爲帝王師常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亾吾以涅槃爲樂歟壽何啻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人居此立致變恆常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久據也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癸亥

智廣禪師隱居巖谷

監官安法嗣

智廣仙遊人初叅鹽官齊安及鄂州無等禪師有省

遂南歸止泉州常持鐵鉢以一白犬自隨會昌三年武宗將廢教廣乃遁入巖谷

○平田普岸禪師入寂

百丈海法嗣

普岸住平田一日義玄來訪先逢一嫗在田使牛玄問嫗平田路向甚處去嫗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玄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處去嫗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玄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岸岸曰曾見我嫗也未玄曰已收下了也岸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黃檗岸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曰特來禮拜和尚岸曰已相

見了也玄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岸曰既是賓主之
禮禮拜着會昌三年七月告衆入寂壽七十四

○惟政禪師入寂

北宗普寂法嗣

惟政隱居終南後遷寂年八十七茶毘收舍利四十
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二

終

長洲居士鄒孟仁施貴刻此
佛祖綱目第三十二卷計字三萬九百五十箇

青蓮居士對馬存預書之梅刻

崇禎壬申仲秋



